

性别平等之路

编译 张菁

慈善不仅是关于捐赠和投资的问题，我们应该以性别视野(gender lens)来检验自身的工作。

在很久以前的简单时代，捐赠人在慈善的丛林中漫步，他们捐献出自己的金钱是出于打动他们内心的原因，通常谈不上战略或者评估。我曾服务的一位捐赠人给了我一条恐怕大多数资助机构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方向：“把倡导女性权益的组织都作为我们的拨款重点，在这件事上没有预算上限。”

女性权益问题，曾一度如同权益领域的“灰姑娘”，大受重视。一直以来，虽被法律严禁，女性总是权益遭受严重践踏的对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女性在各个方面都能与男性地位保持平等。在传统意义上，人权被解释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哪怕是现在，它还是更多地被理解男性主导的权利。贩卖、强奸和暴力对待女性等棘手问题也只不过最近才引起讨论。而是否要把经济与社会权利也纳入其中的争论则是更新的话题，不少大型资助机构都坚决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有可能令机构误入歧途，冒上政治风险。

对生态系统的呼唤

在良好意愿和有志理事的驱使下，我踏足了这一领域，但15年后，惨痛的失败经历深深地灼伤了我的记忆。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了，一切又都没有发生。

由于缺乏资助妇女权益的生态系统，每一个机构都风雨飘摇，带着疲惫不堪的团队在挣扎中生存。理事会能够担起一个机构20%的资金责任，但实在不足以带来任何大的改变。

在资助严重不足的领域，机构之间势不两立的状况十分常

见。在个人恩怨中进行谈判已实属不易，更妄想让他们考虑彼此合作了。曾有一家大型人权组织开展了一项卓有成效的女性权益项目，看起来前景不错，但机构总干事一本正经地告知我，该项目已经“接受捐赠超量”，不能再接受更多捐赠了。

其次还有机构缺口的问题，所需的机构并未建立起来：有不少的NGO在为女性提供服务，比如计划生育、生育护理、处理家庭暴力等，但是很少有对女性权益问题提出战略性倡议的机构。在缺少有经验、有效率的女性领导者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更加被复杂化。

在增加开支上彻头彻尾的失败经历告诉我，没有哪个资助机构能够独自推动一个系统运转。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长期运转的、让不同机构松散地组织在一起进行工作的生态系统，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松散的系统，当时都无法确定可以形成。

阿里阿德涅的成立

为了提高资助机构的成功几率，我和一个包括橡树基金会(the Oak Foundation)和开放社会基金会联盟(OSF)在内的资助机构团队，建立了“阿里阿德涅(Ariadne)——欧洲社会变革与人权资助联盟”(编者注：阿里阿德涅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通常认为她过着苦难的生活)。当时，让各类资助机构能够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进行日常交流的想法似乎非常难以实现，而且我不止一次被告诫这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但如今，阿里阿德涅团队刚刚完成了第十次政策简报，拥有来自23个国家的逾570名成员的这一网络机构，看起来生机勃勃。

我们已经很难记起没有阿



里阿德涅的日子了，它让资助机构可按照自身意愿在彼此间建立或密切或松散的关系，这里也是机构开始获取信息的起点。通过为资助机构提供工具和共同思考与行动的空间，它大大地降低了合作的成本。它是50多个不同类型社区的家园，并积极参与与开创了一系列合作机制，如托马斯·佩恩倡议(the Thomas Paine Initiative)等。它还能资助机构本身点亮一盏明灯，让诸如欺凌与性骚扰，以及资助中性别和伦理的平衡等难以被发现的问题得以重视。阿里阿德涅的价值在于对公益生态系统进行了延伸，使之更具有多样性，并最终更具有可持续性。

从资助到投资

从事资助学到的另一课是，创始人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同一机构，这对所有人而言都不是件好事！于是，8年以后，我的任期届满。当时，公益界出现了巨大

的转变，诸如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等概念被纳入变革的工具箱。

当时在一家大型荷兰银行财富管理部门工作的戴安娜·范·马斯蒂耶克(Diana van Maastij)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家银行每天撬动数百万资金流动，在女性权益的问题上，我们是否也能做到这样呢？”我立刻对这个问题着了迷。作为Equileap的联合创始人，我们开始将重点从资助转移到对捐赠基金(endowments)的关注上，后者的规模通常是资助预算的数倍。我们

是否能够通过捐赠基金，在支持基金会于女性权益领域作出改变的同时，还能收获一定的回报？

我们需要用比较的方法去衡量上市公司为女性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权益保障，观察它们从董事会到办公室，再到供应链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们能够向金融行业提供数据，让他们开发出新一代的性别视野投资产品，供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投资。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衡量方法，于是，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咨询以后，我们开发了Equileap的性别打分卡(Gender Scorecard)。这张卡上包含了19个数据组来评定性别平衡情况，包括组织架构、性别薪酬差距、育儿假、弹性工作规定以及所有正在发生的事件。利用这张打分卡，我们着手收集了尽可能多的数据。

为了性别的平等

在打分卡投入使用两年后，

它如今已经收集了23个发达国家中3000多个上市公司的数据。Equileap的数据支持了6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方法帮助基金会和投资者壮大资本，并运用于性别平等领域。在创立这个系统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达到性别平衡的组织机构(男女比例在40%-60%之间)，非但没有因为把价值观与投资紧密结合而牺牲回报，反而在回报和风险控制方面，远胜于没有性别差异性的组织机构。

虽然我们当时并不清楚这一回报，仅仅是因为兴趣的推动和对缺乏性别平衡的愤怒之下开启了这项工作——当时MeToo运动和Time's Up运动(编者注：好莱坞反对性骚扰运动)如火如荼，并有消息指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女性都仍远比其男性收入低下，因此她们注定逃不出相对贫穷的状态。但如今，已不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一人指出，实现性别平衡已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机会。

Equileap为致力性别平等议题提供了众多可能：Equileap打分卡评定法成为了统一标准，可以被包括基金会在内的任何组织用以查看性别平衡和性别平等状态。我还发现了一个基金会公布了它自身性别收入差距的数据——阅读这样的报告会令人感到十分有价值！

我的下一个挑战将是关注两性的经济公平，以及更深入地观察组织机构如何实现性别平衡和性别平等，观察它们如何能够超越这一话题本身，而将重点放在能够产生变革的运作机制上。

(据英国《联盟》杂志，原作者乔·安德鲁斯系Equileap联合创始人之一)

增加公益支持供给 传化慈善基金会启动“互联网+村医培训”

2019年7月10日，传化慈善基金会携手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启动“互联网+村医培训”，对正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实施的“传化·安心卫生室”公益项目进行升级。

据悉，此次培训的对象分布在江西省遂川县，贵州省雷山县、从江县，四川省仪陇县和湖北省利川市。这些地区均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浙江省及杭州市的对口帮扶地区。参加培训的村医共700余人，培训学习时间为一年，共72个课时。培训内容为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慢性病管理，农药中毒处理，推拿技术在常见病中的应用，中医经典方子的使用，抗生素的合理使用等，涵盖了急诊医学、儿科学、妇科学、中医学等七大学科。

我国目前拥有逾百万乡村

医生，他们是守护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力量。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农村贫困地区的广大乡村医生迫切需要学习培训，以更新知识、提升能力，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因此，增加公益支持供给、系统培训乡村医生，让贫困地区的广大农民在家门口少花钱、看好病，对于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特别是健康扶贫的积极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年初，传化集团决定通过传化慈善基金会启动“3211健康扶贫行动”，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脱贫攻坚动员令。从2018年起三年内，基金会捐赠资助2亿元，在国家深度贫困地区的行政村援建1000所“传化·安心卫生室”，为不少于150万名村民提供卫生医疗服务。

此外，传化慈善基金会还资

助7000万元，在国家重点扶贫区域，如云南省泸水市、福贡县，贵州省雷山县，江西省石城县、兴国县和遂川县，援建350所村卫生室。截至目前，350所“传化·安心卫生室”新建房屋全部竣工，医疗器械全部到位，医技人员全部上岗，卫生医疗服务全面展开，服务村民599517人，其中建档建档立卡贫困户158352人。基金会在湖北省利川市资助100万元援建的一所乡镇卫生院也将在2019年年底投入使用。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对该项目进行的过程监测与绩效评估显示，“传化·安心卫生室”在弥补农村医疗服务供给不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缓解了村民看病不便，改善了村医工作条件，提高了村医的工作满意度；与政府密切合作，推动了地方农村医疗政策改革进程；弘扬慈善，带动村民积

极参与公益活动。

2019年，传化慈善基金会已在贵州省赫章县、从江县，甘肃省积石山县，四川省仪陇县，江西省遂川县和瑞金县等国家重点扶贫县展开新一轮400余所“传化·安心卫生室”的援建工

作。同时，因应受助地区广大村医强烈的学习培训需求，传化慈善基金会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对口办的指导下，携手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启动“互联网+村医培训”，以实现“传化·安心卫生室”公益项目的升级。

(皮磊)

